

督師紀略卷之七

石民茅元儀止

元儀曰是不能終料虜虜雖伏當急圖大戰大戰非車營不可往謁公京師淡然此言奈何柄兵年餘尚未及此乎公曰是難言也用車必籍火器初至此火器手不能數十人不能火其安用車車亦不辦也廠有熊經略所造迎鋒車六百輛敝敗不可用督工修之近始將竣往主



上允主事譚謙益之請發帑三萬造攢鎗車千輛調之半載而尚未至且古今車戰之法雖曰犁然而按地布形按車備具則疎密繁簡分合奇正俱不可不深求以盡其用子曷爲圖之於是元儀乃以分爲尺寸爲丈以画車圖使步騎輜車足以相容又量度車之火器無如子母子母則循環無窮可以數晝夜不絕與夫主佐之用行止之需各疏列焉公復斟酌爲車營制大

約步兵五人爲伍內立一伍長二伍爲什外立一什長二什爲隊外立一隊長隊有火兵一人奇役一人共爲二十五人主偏廂車一輛以隊長爲車正執隊旗什長爲車副執牌刀餘二十人爲朗機手六鳥鎗手二三眼鎗手六火箭手二大弩手二長鎗手二而砲弩手俱兼短兵以車四輛爲一乘設乘總四乘爲衡設衡總二衡爲衝設衝總四衝爲營設步佐將以叅將領之



騎兵五人爲伍內立一管伍二伍爲什外立一管什二什爲隊外立一管隊隊有背招一人傳督一人管隊執隊旗右什長爲弓箭教師左什長爲火器教師背招主弓箭傳督主三眼鎗餘大砲手二三眼鎗手八弓箭手十以五十人爲乘分配於四車之後設乘總一四乘爲衡二衡爲衝四衝爲營如步制而將曰騎佐以遊擊將軍領之而別有騎兵八百名曰選勇以權正一

員統正兵四百人以應四衝之變權奇一員統奇兵四百人以監四衝之兵而總之以權總皆隸於騎佐每面用輜車六十四輛供三十二戰車每輜車用牛一夫二八牛十六夫爲一乘三十二牛六十四夫爲一衝六十四牛一百二十八夫爲一衝二百五十六牛五百十二夫爲一營不別設官而分四面各統於督衝督衝者合一面之騎步戰輜聽其聯絡給發而聽命於主



將主將以副總兵爲之有中軍一旗鼓一材官  
十二騎奇佐亦各有中軍一材官六步營復有  
補伍總一率百人以俟補伍騎營餘奇百人內  
雜役七十五補伍二十五隸中軍步營自補五  
而外雜役七十七人隸中軍一百一十一人隸  
各官每營共爲將領材官一百二十七員騎兵  
二千五百人步兵三千四百八十八人輜夫五  
百十二人偏廂車一百二十八輛輜車二百五

十六輛官馬二百九十六匹兵馬三千三十匹  
火器馱騾一百二十頭火器馱駝三十頭架輜  
牛二百五十六隻大砲十六位滅虜砲十八位  
佛朗機二百五十六架架各子砲九門鳥鎗三  
百五十六門三眼鎗二千七百二十八桿弓箭  
撒袋一千二百七十三件大弩二百五十六張  
長鎗長刀長斧一千二百八十件大棒二百五  
十六條火箭七千六百八十枝戰牌二百五十



督餉紀略  
六面腰刀五千九百八十八口盔甲二千六百  
二十八副管隊臂手九十七副車正臂手一百  
二十八副金鼓旗幟響器二副繩椿九十六根  
條拒馬鎗二百五十六架火兵尖擔二百五十  
六條鑼鍋五百口鐵鍋二百五十六口水袋五  
百箇水桶二百五十六隻火鏟二百二十八把  
燈籠三百五十八箇木梆一百二十八箇鐵鍬  
七百五十六張鐵鑿二百五十把鐵鋤二百五

十六把鑷刀一千二百五十六把斧一百二十  
八把鑿一百二十八把鋤刀二百五十口棋子  
炒麵各二百九十九石四斗人日食米升五合  
馬騾駝日食豆三升牛日食豆二升計人日食  
米九十九石四斗五合畜日食豆一百九石四  
斗輜車每車可載八石四斗通計載二千一百  
五十石四斗計官兵夫六千六百二十七人畜  
三千七百三十二頭匹計輜車之載并耗止可



供十日之費煇炒可供人十日牛可供人十日  
車所載以四分約之以一分載米三分載豆偏  
廂車每輛占地一丈七尺車一百二十八輛周  
圍占地二百一十七丈六尺加四隅角門斜出  
五丈六尺共占地二百二十三丈二尺方營則  
每面占地五十五丈八尺卽爲車內橫直地數  
以輜車爲子營每輛占地五尺周圍占地一百  
二十八丈加四隅角門斜出三丈二尺共占地

一百三十一丈二尺四面各占地三十二丈八  
尺輜車之前偏廂之後各距一十一丈五尺爲  
四衝四奇騎步信地子營之內主將居中虛地  
橫直各五丈其外則爲四正餘奇步騎信地各  
有等差丈尺又爲圖以便教習公於車營酌古  
宜今精詳適用掩往式來照映萬禩不可尚已  
遼東向習弓矢置火器不講至於車營則九邊  
英銳無不以爲恥公力爲提綴復令元儀傳其



旨於諸將惟馬世龍解其意首出授鉞時賜金  
盡改諸式車爲偏廂公又下教切責之曰今天  
下安危繫吾輩一身而猛簡此身於天下安危  
何如昨閱車回不食不寐氣咽而不下想將軍  
同之也初作車營豈敢遽求合式但各將冥悍  
如兒戲可惱可恨如昨果係銃砲炸裂便當近  
前拊恤被傷兵丁仍責成先爲驗試或藥有過  
分如止係兵丁失疎便當近前拏究其人凡陣

前要暇要整當兩軍對敵如營中失火衆軍亂  
驚當何如卽砲有炸裂俱要各守信地不得輕  
動一步如輕動卽梟方成軍令紛紛擾擾到底  
一場空話可奈何車營議幾月矣將軍爲全遼  
大將而部下不能成一車營竊爲將軍恥之吾  
輩原不着急那得責成各將昨賞尤岱豈賞其  
能練特賞其勤勤懇懇如饑思食如寒思衣獎  
之以爲勸然總在吾輩急切則諸將動耳將軍



肯減去騶從之鎮兵以成一車營凡解到各車  
整成者俱隨到給發責令如法操演何人不可  
車何地不可車乎古名將舊事暇時可涉獵一  
念之本閣部原以腐儒冒據諸將之上愧無能  
振諸將以報朝廷惟將軍可爲我釋此念世龍  
感激以公之法教習諸營公亦身爲督閱始選  
能火器者於車使就車演打繼則合四車而使  
並發繼則合一面以及四面而又精察其焰不

張則暗抽剩者治之又精察其聲不以並出者  
治之諸將之向在京營略知車營如徐應垣輩  
方欲驕語以教諸營而見公之法與舊迥異卽  
所自肄舉動張皇每受朴以去公又爲車營百  
八扣以啓諸將意旨微妙公旣教關外乃進關  
教關以內者而適有王楹失事王楹所守中右  
以城工未興愧於中後乃日出採柴採木以爲  
繕城計哈喇慎三十六家以朗素專款事哈之



穴直喜峰口於遼素無額賞近始有迎風等賞耳朗素稱堵東夷功欲添額賞是時魯之甲兼此部撫事執不與割通丁之髮焚高臺之芻終不與厚其迎風食物而去偵騎遠哨無跡矣萬有孚原主不出關之說以旣填城堡西虜必來擾爲詞欲以驗其言遂若陰縱之楹自出護採柴木伏從溝起遂殺楹公聞之震怒下檄詰撫夷者使分別順逆必欲窮勦其穴命馬世龍率

銳師合關外之騎躡追擊之世龍至中右新楹之部曲左右十九人以正連坐之法爲餌以誘朗素復入伏而殲之撫夷者洩之素遠道公以其穴在大盤嶺可以按而至其他部滾言把拜等以順逆自列於前屯者可以不問則其衆亦不過萬餘使不能明其法試其銳於西烏望東征乎制府不欲以一將之故授奴酋鷓蚌之利謂勝則報復不勝則益恣遂自喜峰口畱其貢



使嚴諭令綁獻殺王楹者戮於境而添其應增  
賞千餘金公曰賞果應添當添之於早不宜俟  
其殺將也其所綁獻爲吾人而逃回者縛以當  
虜此可以殉乎上疏曰此事督臣之所能而非  
臣之所能也然而邊人或以此患爲壞撫而反  
欲執此患以壞防曰關外不可填實一填實遂  
以惹虜然不息近日薊門有白馬關之役豈必  
關外之填實今出防西虜者曰聞烽卽爲追襲

見其殺掠有據方敢生擒夫待有據而生擒不  
已晚乎然無據又恐爲釁端蓋戒於往欲殺趙  
率教之事項諸臣欲以撫夷將朱梅管中右事  
蓋欲執撫了戰故臣與撫臣俱爲不可 上以  
爲然公遂以馬爌代楹而益料理關外事弗撓  
乃具儀餞滿桂及爌行而以賞功經歷金啓侗  
管寧遠通判事原任訓導吳京管前屯等衛學  
事金啓侗者以文無害積官至縣丞陞外衛經



歷外衛經歷冗官待缺故効用於關管賞功事頗有志介而勤敏可念桂亦雅重之故以管通判事使覈兵馬錢糧料理城工及軍民詞訟侗至深體公意大得衆心敘五防時遂題擢通判後公行奴圍寧遠守城被砲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千戶人服公履屨之間皆得其用云是年行採青之法省度支鉅萬關門內百里俱無草故俱仰給於永平諸府大爲公私之累王在

晉時議開關採青甫數日有緒譌傳有西虜至卽撤兵入關并所採棄之虜載而市於我公是年勒令各營採青量加犒勞以所得與乾草四六搭放兩年合省銀十八萬有奇自王楹之事撫者自知不理於衆反囁其鄉人鼓其扇亂羣口頗囂公又力請去疏略曰臣觀自古人臣之抱愚忠者其身獨危其心獨苦凡以欲平天下之大患必籍天下之大權而非身冒天下所不



敢任之患必不能稽天下所不敢操之權故患  
方起於倉襄愚者易爲任智者易爲讓蓋任與  
患親讓與罪遠天下惟幸愚者之任患乃讓愚  
者之冒權若夫機方伏而未發患稍息而有待  
愚者見爲患智者已見爲無患旣以爲患則強  
而任其患遂覺冒其權旣以爲無患則起而乘  
其權或以及於患當是時愚者堅持衆人所應  
得之權而不解寧惟無以已天下之患而其患

更大故臣謂其心苦而身危近日東酋竊遼西  
虜紛紜督臣王象乾以兵部尚書行邊自任撫  
事年來極力提挈遂有端緒然便覺專主於撫  
若恐防者生事啓釁而主防者亦苦於主撫之  
說而難防上以兼防之身偏款下以兼款之身  
偏防是以趙率教之殺賊督臣初欲叅之後欲  
薦之而王楹之慘撫者曰罪防者曰忠以兩相  
成之事至於兩相妨以兩相兼之人至於兩相



卸且既有督臣便不必有經略而况以臣督師  
至今日更贅矣今當削去經略亦可不用督師  
止推一材幹總督移鎮關城以薊撫居密以遼  
撫居寧前如遼撫暫居關門則總督暫居永平  
至於臣竟當罷譴以省二臣之紛紜如 皇上  
不欲竟致其事則令臣姑還闕下以聯絡中外  
邊情臣得比於識途之老馬如 皇上必不欲  
臣離關則臣請且不推經略且不推總督只以

臣一身督兩撫兩撫居密居寧如議臣在關或  
在永 皇上如推督臣則願有請焉有敢居密  
不敢居東者勿推有能任撫不能任勦者勿推  
有肯同功不肯同過者勿推有怕勢要甚於怕  
奴酋者勿推有顧局面不顧安危者勿推有愛  
便宜甚於愛性命者勿推如 皇上止以臣任  
則臣亦願有請焉 皇上終年不令臣一覲天  
顏則臣不能任 皇上不時予邊餉不設定軍



需則臣不能任 皇上不以聖斷臣所奏請而  
以樞部議臣可否且中外紛紜日論邊事日發  
竿牘於鎮道則臣不能任凡此數者 皇上幸  
一一許臣臣不復敢愛其死然目前尚不敢令  
撫臣居外而臣居中也蓋關城兵馬關外兵民  
皆臣所措置其可憂可憫皆臣爲之端天下事  
身爲之則親人起之則覺無味况臣所爲者未  
必盡合於人或不堪終其畝卽撫臣忠誠體國

願爲塘牌恐自臣遺之以難語不云乎已欲居  
其名安所逃其患臣卽無居名而寧肯逃患乎  
臣謹擬恭趨闕下朝元旦令節一覲天顏以盡  
終年瞻戀微忱且以講明邊事往迴不過十餘  
日自可不悞要機 上報曰朕以邊事付卿倚  
賴甚切凡所奏請無有不從卿盡心料理已經  
三防封疆安靜勞苦功高朕所具悉今邊防正  
急卿還勉爲朕畱不必過有疑慮朕亦欲見卿



督師紀略  
但少須寧貼自有召命蓋是時王制府聞繼母喪將去故公請停督府之推是時鹿善繼茅元儀俱以停制府不如裁遼撫而公以閩撫強予以不和而去不欲又去張撫而實督不礙於事權徒以王督爲始撫者故防撫頗有異同在他人任之自可相安而遼撫實爲贅官

督師紀略卷之七

終

督師紀略卷之八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所云怕雄要甚於怕奴酋者蓋是時魏忠賢用事已甚有宋明時者以符咀能制虜因主事譚謙益之薦有爲道地忠賢者甚崇信之令試於關公雅不欲而王制府盛爲供具恣其日夜爲喧貽笑華夷其說使神憑於人向前殺賊而不顧試之四卒不效制府戒諸將讓陣諸將莫



督師紀略  
肯應公朴責之驅去忠賢淡啣不顧也其所云  
可憂可憫者公在關外時張撫軍心動上疏以  
阻之謂可憫者四一世弁流離一諸主瑣尾一  
遼民困頓一陷虜患歸謂可憂者五一西虜入  
掠一饑卒息逃一遼民倒戈一奸細陡發一奴  
騎長驅故公疏及之是時永平道張春倡浮言  
於長安謂虜已至中左所而關門不報葉少師  
以書詢元儀曰關外之議聞子決之今旣以來

虜當并力爲禦而匿不以聞督師公之指安在  
卽禁絕塘報子以特徵寄心膂可無一言及乎  
元儀答曰守寧之說實與末議虜報實未聞然  
城工裏口幸天日晴和得於十一月竣雉堞未  
能甃聊設之耳覺華不乏軍儲而海在凍未凍  
之間彼此隔絕所運火器火藥頗多而亦凍於  
海中僅車運者達耳於事似危急然而正慮虜  
不來虜來必送死蓋城中自虜拔歸者俱憤怨



可一當百而我兵出防將士俱有致死之心滿  
桂忠勇冠一時袁崇煥已出駐寧遠悉心爲理  
與此城共存亾將士素感崇煥樂爲効死如川  
湖兵更願爲之死皆請自赴寧遠此人事之可  
守也寧遠雖無糧而督師公令前屯趙率教津  
送而別補運還之亦可稍支獨苦無豆卽關門  
亦竭而津門運至者凍於海中不能達關門而  
忽有異風自冰膠中送至寧遠寧遠之馬得無

骨高袁崇煥輯張應吾所自燬之衙宇興工之  
日烹一羊以饗諸將諸將再集而紫雲忽起偃  
蓋其堂燁燁生光此天意之可守也儀原與末  
議自不當誘之它人特以新題幕僚不敢不從  
公于邁以避攘權故相度塞外規畫城守姑且  
入關此中哨探頗遠一聞虜警便當飛騎而出  
與二人共守勝則不敢言功敗則一身不敢望  
卹而更以一家三百口行古連坐之法少師得



書大喜以示同朝長安之驚稍定而永平巨室  
惑於春言歛金爲城守計張撫亦久心動欲送  
家歸遂於此時津遣以益其勢關東之民遂復  
棄家西潰公曰我不出則事不定乃於甲子正  
月三日卽東行鳳翼懇留之曰聞奴於三之日  
發公何急以是日行乎且今日聞轅門擒狼狼  
虜徵也萬不可自輕公曰奴未必於三日發果  
於三日發我得無行乎擒狼擒奴象也陰陽不

誣當爲吉徵遂冒風雪出關過中右爲文哭祭  
王楹於人日抵寧遠公於初歷寧遠時卽以柯  
仲炯之議議煮鹽關外可以使兵民無淡食而  
且以生財與張撫議之張撫曰人歲食鹽不過  
二斤二十萬能食幾何元儀曰聞之會典每人  
歲十二斤鳳翼以爲忤而鹽議竟行至是又聞  
有煤山親按之卽灰山以煉灰凡百具皆興而  
虜亦竟不來公橫海之心迫矣乃復屬元儀往



募舟師元儀力辭不獲乃議節省較前題可省  
萬餘金遂減其數爲五萬金而隨辦軍需居十  
四焉公至止寧遠鳳翼以公東征意決心益動  
乃曰以總督衙門與薊撫以寧前荒塞與我乎  
是殺我也成我也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如  
大寧河套盡棄亦何害今舉世不要遼東而偏  
獨要遼東乎陰令言路指摘馬世龍貪淫及三  
大帥建帥府之非公不得已以其言入告且曰

答科臣  
無嫌於舊撫臣之言蓋此時關以外  
可爲而無可爲今撫臣亦如臣初議而關外實  
有兵民二十餘萬棄而不爲臣之一身舊撫以  
爲拘學者今撫却又以爲虛恢假令舊撫與臣  
同其後今撫與臣同其前皆可以有爲而無奈  
時地與兩臣相拘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  
有自用之羞乞 皇上勅廷臣雜議主客之兵



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  
民可否棄置屯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賊虜之  
時勢果否坐待自可消滅臣不敢望爲百年久  
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勿徒取快目前令  
當事之臣任其極重不返之勢使撫臣有不盡  
之材而臣又蒙不合之誚 上報曰軍國大計  
朕以任卿與卿所自任具知有何嫌疑其諸事  
聽便宜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卽卿稱有

材恐不便其事下部議鳳翼亦適有親喪是時  
萬有孚亦爲言者所劾益以疑崇煥等遂日夜  
謀孽諸大將吏而爲浮言以撓出關之舉又以  
公聽幕士少年之言輕舉媒禍指元儀也公乃  
直發其根株疏曰大約必爭之地我所據以爲  
利者賊得之必爲害天下恐有我謀之未及敵  
或及之決無我意之旣至而敵終不能至之故  
拒賊於門庭之中與拒賊於門庭之外其勢旣



辨我促賊於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於二百里之中其勢又辨不見宋之割地乎與而又與遂至於無可與退而又退遂至於無可退假令一與一退狼野可格一埤一塊蝸縮可保則旁觀者尚欲居平當局者何敢冒險唯占往察來知夷狄之欲必不可厭則祖宗之土宇必不可失臣請以羣臣之所信者明之喜峰之傳人盡信之卽如賊入喜峰必假道西虜道遠而糗糒

之費奢不知西虜爲備乎抑東虜自備之也虜旣自備以犯喜峰却不能自備以犯山海而曰寧遠資盜糧則來絕屨扉則不來然乎否乎夫以天下之大豈其不爲天下而計此然有心在天下而邊塞之情形未悉間憑道路之口以爲憂疑亦有心不在天下而邊塞之安危不顧祇念身家之計以爲徼幸至於痿而息起則懼妨其起死而乞生則懼妨其生而起痿生死者又



或重私交排公議使其說不止攪一鎮人心惶  
惑耽延以廢可成之事臣豈饒舌於議論但事  
外之人苟幸無事可以延捱卽一旦決裂責有  
所歸乃若臣旣冒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  
言誰爲 皇上言者臣旣不能曲隨以阿世定  
當去臣以定天下之大謀又曰近指三總兵各  
領萬二千金建帥府則馬世龍原未勦建曰賊  
平何用屋賊不平何用屋左右兩部各分信地

於山南海北寧得無居費皆不過三千黃嗣臣  
爲王在晉所題以十萬買馬每馬在十三兩以  
上而解運稅運各費在焉戶部以鹽引抵草價  
至以二萬八千之米豆抵八萬則此五萬二千  
者誰爲賠償而居間牟大利者必欲其說之行  
豈邊人苛求於商正如會稽之室不安其家他  
適旣決舉日不遜百計撓畱之不可然而邊臣  
亦苦矣鎮不當一裨道不當一倅諸臣聞長衣



大袖之雍容未見短褐短後之結體也聞大酒  
肥肉之飲饌未見野宿風餐之約腹也倘謂富  
擬王侯貪如狼鼠則臣抵關二年矣紫塞之風  
霜當加於丹庭之日月金戈之搶攘尤愈於車  
騎之容都今天下推何以不來來何以必去又  
曰臣以天啓二年抵關滿城奔潰之衆無可爲  
語馬世龍分立五部三十營雅有條次是歲臣  
復病而邊事不壞則世龍與袁崇煥夾持舊撫

爲之力次年劉詔來與崇煥交相應而世龍  
實爲之頡頏卽兩道臣昂藏不下而每服世龍  
可爲大臣其後尤世祿相繼來世龍仰承 皇  
上予以劍章故兩部受其節制至金穀刑名軍  
需器仗各有司存而不得問然一時謂臣重世  
龍故竿牘不得通於臣而通世龍若謂世龍力  
能得臣而不知一事一人皆道鎮與撫臣互相  
推敲無論世龍不敢干以私卽欲干而不得且



其自移駐三屯而人怒嚴核調兵而人怒投牒  
不屈而人又怒夫一總兵致人怒已不得自存  
而况滿司馬門盡怒此衆言煩興而人欲殺之  
臣敢謂諸臣無蹉跌然而納賄貪淫臣百口保  
其必無至撫夷官請以總督題世龍同任撫夷  
世龍辭不爲遂以激世祿使相口語臣切責之  
世祿感奮於歲前三日出防寧遠與滿桂頗有  
斬獲蓋其氣可作而使也旣不能呼世龍輩以

未備之軍需強出塞以試其戰又不能以新剏  
之城郭力致賊以試其守徒兢兢與鎮道爲戰  
守之具而慳不事事者衆以爲能而其事而  
致力者或逐其去或恚其畱卽如趙率教前歲  
衆欲殺之臣委曲解而姑用今且舉朝以爲可  
用臣豈不擇人以悞天下臣願用袁崇煥等之  
殫力瘁心以急公而不願用腰纏十萬之逋臣  
閉關誦經之孱膽臣願用博大強毅之馬世龍



少年英銳之尤世祿王世欽不願用熟愜通脫之姦猾且此中論三鎮臣獨王世欽爲不激不隨三道臣獨萬有孚功在不聞不見兩撫獨張鳳翼善談可憂可憫其它將獨萬化孚亟宜登壇此其押闔操弄不過僭諸臣以指臣之庸愚所謂不使其畱至乞慰勞臣於寧遠則撫臣之氣怯謂寧遠不可居而難臣又所謂不欲其去總之薊鎮以萬化孚爲主盟而岳和聲受其短

長遼鎮以萬有孚爲主盟而張鳳翼在其提索僭孫諫李秉誠爲羽翼而又以錦衣萬邦孚在中時爲含沙時爲拭穢而御史爲之入手故兩鎮之人心強項者得禍低眉者得名督臣象乾之博大侍郎李瑾之謹飭原不爲羣小所僭而羣小僭之近者督臣聞憂侍郎去兼萬有孚劾而羣小之勢頓減是以撫臣四顧旁皇不覺無所依而僭御史以求自裁蓋材鄙而怯識闇而



狡工於投時巧於避患曾不知天下有忠義之  
肝腸當其欲投善地悞入危疆歷日旣久不展  
一籌而徒僭手以攬天下之是非幸且去矣彼  
旣得避其怯而不任之苦而國家亦得去一選  
懦觀望之臣其羣小奸貪盜逋姑不深言令其  
解組 上深加慰勞令部院叅看諸指名者公  
所云羣小奸貪盜逋者有孚當廣寧逃時有所  
載而歸曾爲遊擊徐璉劫其半及公在關外創

言欲往廣寧按視公甚喜乃托虜警中道入錦  
州爲模金事爲錦衣項俊卿所持至靡撫夷金  
繒約及虜者不能十之三又弗論已嘗以妻弟  
焦陞求授撫夷官方見公於和門而胡維寧接  
復州難民歸有孚先囑之又竄名敘功爲公所  
發并已敘此功公所云不便其畱不欲其去者  
蓋中書舍人姜雲龍述閣中諸臣意公嘗以告  
之首輔者也是時西虜以銳師駐寧遠東甌脫



之地邀我自拔難民無虛日公欲一勦之而遼人未有變時原良西虜而不良奴故東潰時聞西虜卽逃至是遼人情怨可用而滿桂尤世祿各有夷漢家丁甚精遂偵其屯聚大凌河令二將出勦之斬首四十三級他獲稱是其被傷者數百人號泣西竄於是無復爲掠於東者公大喜親出迎師拜而酌之下及小弁人心無不感奮而公每事不伐未嘗疏聞至此略點明而已

是役也遼人銳甚於西丁擇頭敵五百則二千  
人爭先公益喜其可用已車營亦教有次第乃  
以關內外者合閱於八里舖軍容甚壯公於昨  
年大閱卽夏舊儀令大將登壇而公設幕於後  
觀之至此閱兵夏精勁矣公連章求去不允乃  
請以本兵趙彥自代而以閣臣攝樞俟半年後  
與夏相出入上不允公以諸事未湊須入面  
奏而上慮邊關無可倚者故公以中樞新有



平妖功 上所信任請以權攝而亦以彥坐中  
樞以要人指可否邊事而不知邊勢欲其親閱  
歷耳彥大懼至因所親以哀懇公是時寧遠城  
工已竣矣當未竣時公嘗欲斬汪翥以其燒磚  
怠也又嘗欲斬祖大壽以其不出撫夷而漫坐  
鎮城也皆以袁崇煥力救而免然公實無意殺  
之欲操縱爲用而城工猝未能竣益以班軍班  
軍故事不出關滿桂鼓舞之俱樂爲用遂得早

竣寧遠遂屹然金湯且偵奴酋罷王都堂管事  
王都堂者王世忠之兄也其國亾遂臣於奴有  
文武才略兼綜將相之事公旣顯庸世忠而又  
以項俊卿乃襄毅公忠之裔有德於世忠每疏  
保任之故公并調俊卿出欲使同世忠將銳騎  
居廣寧城外托虎酋以爲援而陰招奴酋之灰  
魚諸部雖其事不果而諸夷聞舊主在中朝時  
有逃來者故奴疑其兄遂罷之奴去一腹心政



事漸紊矣時毛文龍上首級三百餘顆雖不知其自適解至寧遠公欲以風勵將士遂大犒賜上亦發諭謂復遼之機端在斯乎聞假道潘家口其急圖防賊而且令接濟文龍兵餉時關門張撫旣去新推浙人喻安性未來頭緒稍清公疏言前哨已安連山大凌河以西日有聲信入潘口必過紅螺則我大兵綴之必令摧折奴狡而計穩必不出此又恐關城謂虜繇他道便可

緩防以爲聲東擊西之計舉世不言復遼獨我皇上自爲社稷遠計不忍高皇帝百戰土宇頓壞於逆賊舉世要省兵省餉而皇上特勅接濟文龍此恢復之大機也臣念逆奴天怒人怨自當殄滅而有錢糧工料則有兵馬有兵馬則功可立奏上深嘉之報曰朕昨據邊報申做飭防知卿向來自有籌略覽奏知卿謀周萬全朕何難裁斷內外各衙門當協心奮力共圖



大計蚤奏成功其前後所請錢糧工料器械等項作速措給仍將解發完欠數目開奏

督師紀略卷之八

終

督師紀略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公遂仰承聖斷疏請與內外各衙門協心奮力  
共圖大計其略曰諸文武將吏奉聖諭隨詣臣  
邸出所所計畫十二車營據所已備已練繪貼  
圖說其另具一冊則車營所需軍實除分布信  
地者不敢擬爲俗止據見在車營者爲實數總  
計馬步二十四營合爲車營十二外又有前鋒



後勁馬兵七營合用騎步九萬二千八百五十  
六名內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名通融俱  
足其騎兵五萬一千兵現有三萬五千二百一  
十一名以密雲通鎮東協及七鎮戛番兵可抵  
幸速其期八月望抵關騎兵正馬外尚須馱馬  
一萬二千六百一十三匹共需馬六萬三千六  
百一十三匹除見在馬二萬六百二十四匹度  
所調兵攜馬可一萬八千四百以前所欠帑銀

及戶部補還銀共三十萬可買馬一萬八千尚  
少六千五百八十九匹乞於京營量選三千五  
百太僕寺量兌三千一百則馬可充用各營所  
需細大之數約可七十餘萬件除力可置辦外  
其凌雜尚約用銀六萬兩而騎營驟車二百四  
十輛有奇及行駐之費不與焉他如少鐵盔二  
萬一千九百九十六頂鐵甲二萬一千三百五  
十副臂手一千副腰刀三萬把大稍弓一萬四



千張大箭二十萬枝三眼鎗一萬二百五十六  
捍馬鎗二千四百七十二門并藥袋弩三千張  
弩箭十萬枝鉛子三十萬斤西鐵二十萬斤此  
須該部亟爲擇精好堪用者亟爲給發乞 皇  
上自爲社稷大計立發帑金二十四萬以應必  
不可已之急其行營之費容臣另計 上大悅  
立發帑金十萬餘令戶工區處 上又以公陳  
病苦復遣鴻臚少卿宣諭公慮當事者不急發

軍需令幕僚鹿善繼杜應芳往京覈計之如  
期給發而京營協理朱光祚以京營馬不潔于  
馬價市之於邊善繼以爲便且請公差官往京  
領價往遼市之工部尚書陳長祚不欲如善繼  
善繼乃上書政府與力爭之長祚以內府嘗爲  
辭善繼身入內府揀精好者豎有難色善繼婉  
諭之豎感激唯所擇於是軍需稍濟矣公所云  
鋒勁者以有車營兼馬步不可無前鋒以尖探



後勁以出奇乃立鋒勁制皆以騎兵爲之其伍什合隊之法俱如車營四隊爲局局有局總長百人分前左右後監五局爲旅旅有旅總長五百人分前左右後容畸六旅爲營營有主將以叅將爲之一營又分爲三哨前左旅爲左哨右後旅爲右哨容畸旅爲中哨哨有哨總長一千將之下中軍一材官六其列陣也二隊爲一偵偵可以遠揆遇警則四什長率八伍環列成營

二隊長監四什居中調度應前哨之衝鋒隊四什居前八伍居後二隊督之雙番射打兩邊無窮其佈置也每營以前左右後四旅當四面以容旅爲中堅而以畸旅實其虛每面以本旅之前左右後四局環列卽以本旅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外營以容旅環列於中央以分應四面而以本營之監局分隊以監之爲內營其畸旅五局一司旗鼓一領大砲一護輜重二備補



備錄綱目  
伍每局四分居於虛中應乎四外聚散分合皆可成營隨地相形皆可佈陣斯一旅一局悉爲應卒之兵矣其節制也每營四面每面一旅每旅五局五局之中以監司爲遊兵其四局爲正兵遊兵監於正兵之後謂之却月正兵臨敵退縮遊兵得以徑殺之四監有變容旅五局分應之四面有警畸旅三局分拊之而旗鼓親丁恒衛主將謂之握奇其陣精微惟在監容監容得

人無敵矣外營四旅一如車營騎兵其內營容旅則每隊隊什伍長背招傳督皆授弓箭每伍第五兵授牌刀第四兵授弓箭鈎鎗第三兵授弓箭板斧第二兵授弓箭腰刀其內營畸旅第一局授大減虜砲三十二位每隊八砲分拊四面第二局授旗鼓以六十人四分之以便分旅陣四十人及人醫獸醫隨主將第三局護輜重各授弓箭第四五局如外營授器以備補伍共



將領四十七人兵三千人四旅兵二千人戰兵容旅兵五百人名權勇畸旅兵五百人名奇零三千人各一馬內爲隊長者百二十人三人共一馱戰兵權勇二千四百人五人共一馱奇零則不設駝官之馱有差共爲馬三千六百七十五匹戰兵四十偵每偵小滅虜砲二位共八十八位每位馱騾一每二位馱藥子騾一共爲騾百二十頭畸旅一局大滅虜砲三十二位小滅虜

砲八十八位三眼鎗八百八十桿三者子藥器具各全弓箭一千八百五十六副每副弓一張弦二條箭三十枝撒袋一套腰刀三千三十把牌八十面板斧八十張鈎鎗八十桿盔甲三千三十副局長隊總臂手一百五十副容旅權勇臂手四百八十副金鼓旗幟響器一副高招燈籠二箇隊標一百二十桿燈籠如之每隊繩椿二根共二百四十每隊鐵鍬五張共六百每隊



鐮刀二十五把共三千每俱劊刀十口共三百  
每偵鐵鑊十張共三百每伍鑼鍋一口共六百  
每伍水袋一箇共六百每人煇炒各五升各共  
一百五十石再以駝三十各馱糧四石騾車三  
十四輛騾三百四十頭每車載糧二十二石共  
八百六十八石人食一升五合畜食三升約略  
米居四分之一如車營可以供五日而人所自  
帶煇炒不與焉凡爲騎營者從無此內外周密

矢彈兼用行止有憑香應無窮如此者也公軍  
營布置略定日夜催督軍需每五日一核各道  
又請令死遼事張忠烈銓之子錦衣道濬就鐵  
造軍器於澤潞然內解外調俱不以時至且長  
安之口俱不欲恢復公乃上疏曰今天下怏怏  
然若邊人居奇於公事而奴酋爲邊人之和賊  
向也徵兵調兵立致數十萬而不敢後時今也  
約口裁腹更番萬餘人而不能必應方忍死以



前撐或居安而高議賊愈迫兵愈少而更議銷禍愈迫衆愈怕而却益玩會不息七年遭寇勢同養癰兩歲徂伏狡如隱魅卽千里之土可捐三敗之羞可冒而天未悔禍賊自生心關門之利害社稷之安危也一隅之生死萬姓之存亾也臣願天下以殺奴酋之心應邊人弗以殺邊人之心緩以釋奴酋是唯在當國謀耳公欲面上敷陳自一片石閱喜峰口潘家口而西然後

具請是時新撫喻安性至矣先是總督傅維兩月張撫去公意欲補督裁撫故先請補督而西人之故主謀者以喻安性者浙人也向與有舊方久躋於家是時公論方詘之廢不用而西人自二三匪人之外固多君子故欲使安性出而與公爲仇用浙人攻公而不至有以君子攻君子之名使公與喻合則指公爲小人而不至如抗時用岳撫有首揆同主之而難以妄責公故



督師紀略  
用吳用先爲總督而復以安性爲撫安性於六月至至則不能與衆格乃以鄉人劉永基者自數月兵曹遷爲山石道以相挾持先招永基以使事來關已公激以忠義導以時勢共成大舉安性亦唯唯公將西巡安性知公將面請於上遂送於關外幕中力言軍需未備兵不可進公之心愈苦矣然軍需亦實未備乃卽止於一片石以關事一任新撫爲之又具疏曰臣忝冒

政地奉命督司寧唯有司細瑣不得下親卽六卿督撫之事亦不得効及其於兵馬錢糧器械自宜各有司存今且沿門持鉢時遭呵怒索之敝庫則工部曰重根本索之它鎮則兵部曰各重其根本榆林宣大各構警以拒兵將巴齊而一聞當事意指遂相視而不前聞京師當事之言曰兵馬糧餉旣足渠使胡做不如許而弗與直以文移往復令之緩不及事便可軟困之臣



以爲世寧有此而繇今觀之殆近是乎正恐  
皇上明旨不能得之天下而天下不能無事將  
後日無復可遵之明旨亦足勤當事之憂也卽  
批駁一荒徼之閣臣何足見風稜而耽悞及衝  
邊之軍務寧不傷天理願急爲之無令南指空  
嚙而無衣徒賦也 上申飭諸曹仍以朕查究  
所不及者卿指名叅來重處公遂上敘列五防  
疏九邊每防必敘公至三防時曾奉題敘之旨

而公謙讓不居及四防已將入告而喻撫未至  
公嫌以乘間爲德且以方在春夏勦期尚早也  
此時欲大舉故發疏以獎首勦然後其意始  
平無微不昭衆論允協而末後有遠書臣一疏  
熊廷弼之入獄也自公發之廷弼嘗跪泣曰我  
被老孫所算然其兼人之才公未嘗不念之朝  
廷兼設經撫以致兩敗公親歷其苦又未嘗不  
念之而廷弼化貞雖在園中各有黨與息遼功



之成中朝所以阻出關者祇以今日可守則管  
日之棄其罪愈張獄不可勝故巧阻之公時將  
大舉欲朝議清則得一意致敵故疏略曰邊吏  
不獨畏外而且畏內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口  
管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違其節制而貶官  
臣以杜松劉綰自是猛材而實違經略之節制  
則楊鎬當從末減至於熊廷弼王化貞以兼設  
害事臣於二年來履其地問其人每悉其心力

俱極艱苦夫亦欲爲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  
佐鬪者更力遂至決裂諸臣當槩發遠戍無令  
久繫長安以恣口舌蓋諸臣在長安衆多欲貸  
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邊政之不便於諸臣者便  
生議論唯遠去長安則可以清長安之議論卽  
可以清邊方之議論且以沛 皇上如天之仁  
而朝廷之法自在 上報曰三臣情罪各殊卿  
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是時



葉少師已去韓少師爲首揆故當時言路亦有  
爭執之而數年之後尚以爲韓罪御史袁弘勛  
曰有奏請者而後有票擬者又以爲公罪然公  
之疏意自明而票擬者謂東事底定則正欲使  
望生而不致淆多口若其數年未決則固已久  
矣 上是時銳意恢復念公勤勞復遣副提督  
忠勇營太監劉應坤及前所遣胡良輔陶文等  
齎金十萬蟒繡百五十匹資將士以內府軍器

佐軍而資公坐蟒膝攜羅段各一襲匹幣有副  
白金二百時九月也公時尚在一片石乃疏請  
曰此時十萬官兵出防關外二百里而關門不  
過居民行賈臣願天威遠播於華夷聖德宣揚  
於中外謹於十八日從一片石扶病出關先俟  
命於寧前 上以正合朕意到卿駐劄地方宣  
讀其前屯寧遠隨便聖諭以諸物聽卿不時賞  
功諸需卿以心膂親臣肩封疆重任諸凡軍國



大計除章奏批發外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  
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達朕前庶俗邊籌用資  
廟略膚功蚤奏飲至還朝朕特佇望焉昔韓公  
爲首揆所贊也公不勝感切遂拜疏曰前茲十  
萬猶曰恤苦今茲十萬專以待功所不戮力同  
心滅此朝食何以復大命衰殘亦覺飛揚武健  
寧無迅厲謹奉幣於筐奉金於府以待有功至  
于臣冒承大位力居人後賞居人先臣實覲於

拜命適寧遠城

臣除尊藏坐時

奉賜金充修閣之費恭勒聖諭於貞珉謹題曰

恩寧閣緣臣拜恩於寧以識天恩予東人以寧

也蓋從來臣下欽賜多建造樓亭以貽後人臣

以爲傳之家不過視子孫賢不肖爲去畱傳之

疆土將天恩與日月爲昭而臣下亦得附名於

有承 上嘉許之往中使劉朝至公告以方禁



睿旨紀略  
宴會不敢自開之故一茗而已及應坤至時再  
上請歸疏未得報故扶掖拜恩不與交一語應  
坤深恨之是年夏楊璉以二十四罪攻魏忠賢  
舉朝爭之而內外相持愈力公疏請罷忠賢私  
家不唯安朝廷亦以安忠賢而速罷內操蓋管  
日誅劉朝必以使事出而後殺之則知持兵者  
爲害其攻忠賢甚切疏至長安楊璉左光斗等  
恐益重怒力阻之公秋初入覲自兵事外亦欲

面陳此而竟不可得及應坤至聞則微聞公意  
而且恨慢已也關內道劉詔以同姓親之約  
兄弟暱與宴會因益恨公故應坤歸而忠賢之  
恨公深矣公將大舉而力尚未備乃喻撫觀時  
可爲亦頗有美功名之志同馬世龍袁宗煥等  
至廣寧殊有忝離之感世龍與崇煥王世欽等  
航海至蓋套一察形勢且以疑嘗之使後不爲  
備而茅元儀所募舟師亦至以所齎六萬金



所造約可當關門十八萬有奇南樞核其數聞  
蓋艨艟火器之外復以羨自爲輕偏廂一千輛  
輜車副之神飛砲車百二十餘高麗牌萬竹將  
軍竹鳥鎗竹三眼銃各萬神臂弩神臂弓各千  
輕偏廂者式如偏廂而廣止丈餘輕堅遇險易  
渡神飛砲者以木爲砲鐵爲裏用子砲五可裝  
藥二斤發四里許卽以車運之爲車營陽正之  
骨高麗牌者獨爲盾合則爲城可以自立不仆

而因以發銃竹火器皆以竹爲之而麻繩鐵絲  
以爲纏可四五發而所費甚省人可多攜而無  
裝藥之煩其將軍所發可二里裝藥亦十兩餘  
皆以合水軍使登陸卽成一軍而輕爲襲止爲  
陣巨細俱無所不備先是南臺以聞上命與  
崇煥俱優用至五防時公先以略敘至是始得  
其全云



督師紀略卷之九終

